嫁给多个“圣战者”，以小时计算，以怀孕为荣，期盼“上天堂”——

“性圣战”下的畸形婚姻

整理 / 陈泱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挑选未来的丈夫人选？是看他的人品还是相貌？亦或是关注他的家世？

不过，并非所有女孩的择偶观都是这样——叙利亚以及突尼斯、伊拉克等国的很多女性，甚至一些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女性穆斯林，她们被叙利亚内战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吹捧的“性圣战”所蛊惑，以嫁给“圣战者”为荣，在十七八岁的年龄就被送到叙利亚圣战者手中，按照以小时为计的“婚姻”方式提供性服务。没有防护措施，一天接待数人，最后大着肚子回家，还傻乎乎的为能够怀上圣战者们的骨肉而欣喜不已。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女性，深信正在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着一场别样的“战争”，而如此信仰所造就的婚姻，也因此而蒙上了悲剧色彩。

在叙利亚参加“性圣战”的女性。

一名女性伊斯兰“圣战者”跟一名男性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在一起。

基地组织靠“性圣战”吸引作战者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很多响应基地组织号召，赶赴叙利亚作战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激烈的战争背后是空虚的青春，经过漫长战争的折磨，早已疲态尽露。为了留住人，并能吸引更多的“圣战者”前往叙利亚战场，基地组织的宗教领袖们想出了“性圣战”的点子。

“圣战者有各种各样的面孔，可以拿起武器跟敌人血拼，也可以掏钱资助圣战。如果两者都没可能，女人们可以进行‘性圣战’。因为圣战者可以并且应该，按照神的旨意，将牺牲战友们的年轻遗孀们娶过门。而且，一个男人应该至少娶四名这样的女人，而所谓娶，只不过是在一起几天、一天，甚至是几个小时，然后就可以跟‘妻子’‘离婚’，‘丈夫’可以娶更多‘性圣战’者，‘妻子’也能‘嫁’给更多的圣战者们”——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郊的艾因－塔尔玛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如此解释“性圣战”。

2011年3月，基地推出女性杂志，煞费苦心地对穆斯林妇女们灌输圣战思想，鼓励她们嫁给“圣战者”。为了说明与“圣战者”组织家庭有多么幸福，杂志特意对“圣战烈士”的遗孀进行了专访。这名女性大赞在阿富汗策划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先夫英勇不凡。

“性圣战”最初的宣传对象为叙利亚本国的女性，在叙利亚曾出现的一项伊斯兰教教令指示，参加圣战的武装人员，可以跟最小14岁的女性“结婚”并发生性关系，而这一“婚姻”可以在数小时、一天或几天后就失效，参加“性圣战”的女性一天内可以跟数名“圣战者”发生性关系。此令一出，叙利亚就发生了几起基地组织分子强奸或性侵女性的事件。

多国女性相信嫁给“圣战者”可赎罪、上天堂

由于可供使用的叙利亚妇女不够多，为了满足需求，“性教令”开始向叙利亚国外传播。今年年初，一段宣扬“性圣战”的视频在网上出现，视频中的宗教领袖鼓励女性满足“圣战者”们的性需求，宣扬“性圣战”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女性牺牲自己的尊严、贞洁，来帮助缺乏女性滋润的圣战战士重振雄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通过“性圣战”，女子们也会洗刷自己的罪恶，拯救自己，在死后升入天堂。

这样的宣传显然收到了异乎寻常的效果。叙利亚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开始相信“性圣战”的神圣性，并把替“圣战勇士”提供服务视为荣誉，自愿或将女儿送去战地当慰安妇。

参加“性圣战”女性有很多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她们最容易受到蛊惑。一些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女性穆斯林也纷纷赴叙参加“圣战”。8月份有媒体报道，90名来自车臣的女子自愿来到叙利亚参加“性圣战”。她们不远万里先飞到欧洲，然后辗转伊斯坦布尔，才来到叙利亚。

狂热“性圣战”：男子与其妻离婚 双双前往叙利亚

叙利亚周边国家女性对“性圣战”教令最为热情。伊拉克基地组织在接到教令后，便鼓励包括战死者的遗孀在内的女性教徒与“圣战者”发生性关系，以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而在叙利亚的邻居里，最为热衷“性圣战”的要数突尼斯的女性们。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突尼斯参加“性圣战”的女性足足有数百人。当地报纸曾报道称，一名年轻的突尼斯男子与其妻离婚，双双前往叙利亚，“让她能够与那里的圣战者一同参与性圣战”。

在叙利亚，参加“性圣战”的女性群体是庞大的：今年8月，圣战者们曾在叙利亚营地举行过欢迎突尼斯妇女的仪式，而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附近的一处营地曾一次性发现了上千名妇女。

20岁的突尼斯女孩艾莎曾被人鼓动接受一种按小时或天来计算的“婚姻”，在此期间，她要将身体献给在叙利亚战斗的“圣战者”，“帮他们放松，为他们打气，让他们能够打败敌人”。宣传“性圣战”的布道者在家中授课，跟艾莎一起受教的共有19个女孩，平均年龄只有18岁。而在出发前，艾莎退缩了。

今年8月28日，突尼斯当局捣毁了一个向叙利亚运送女孩的网络，其领导人竟是一名只有17岁的少女。而另一名17岁的女孩拉赫马因为受到传教者蛊惑，在早晨离家出走，后来幸运地被找到，避免了沦为慰安妇的厄运。

不允许采取避孕措施，以大肚子回国为骄傲

而对那些历尽重重艰难，来到叙利亚的“性圣战”者们来说，等待她们的远超想象。据报道，她们会被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蒙上头纱，之后为“圣战者”们提供性服务。这些女性被鼓吹为“性爱圣战士”，有的女孩一天要和6名甚至更多男子“结婚”并发生性关系。一趟“性圣战”之旅，女“圣战者”每人平均要跟二三十个，甚至多达百名男子发生性关系。据美国《纽约每日新闻》说，这些女孩大着肚子回家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性圣战”者不被允许采取避孕措施，因为教令不允许这样做。而且大着肚子回国的女性甚至会为能怀上“圣战者”的孩子而骄傲不已。

·编后·

战争总是充斥着罪恶，两年多的叙利亚内战尤其如此，屠杀、强奸、化学武器……而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吹捧的“性圣战”无疑是其中之一。它用洗脑的方式，将赤裸裸的性需求包裹上“上天堂”的美丽外衣，让女性甘愿沦为牺牲品，深陷苦海而不自知。

战争带给女性的创伤是长久而深切的，而这些被扭曲了爱情观、婚姻观乃至人生观的女性，她们在受害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助长了罪恶，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战争往往都是用极少数人的胜利和绝大多数人的鲜血与凄惨写成的。唯有和平，才能让世界女性从容书写幸福与自由，进而迈向更加独立、光明的生活。

谈资 >>

曼德拉的“浪漫情史”：一生娶妻三位

南非前总统、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12月5日因病逝世，享年95岁。曼德拉一生为不公平的种族隔离而抗争，而在他身后，还有三位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的女性。她们分别是曼德拉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第二任妻子温妮以及现任妻子格拉萨。

第一次婚姻黯然破裂 初恋情人难再续

1941年，尚在求学期间的曼德拉经人介绍认识了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鲁，随后曼德拉见到了西苏鲁的表妹伊芙琳·梅斯，也就是他的第一位夫人。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走进了婚姻殿堂。

时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全国副主席的曼德拉工作极为繁忙，伊芙琳对他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虽然曼德拉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但两人的感情裂缝仍在一天天扩大。

伊芙琳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在他们最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伊芙琳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国大和她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后来，曼德拉选择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两人黯然分手。

2004年5月，时年82岁的伊芙琳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葬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市西区公园墓地。曼德拉参加了伊夫琳的葬礼。

第二位妻子红杏出墙 国母沦陷伤之切

1956年，38岁的曼德拉和23岁的温妮初识，自此拉开了他们的爱情序幕。1958年6月，正因“叛国罪”受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保释候审只有4天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一半，曼德拉就被带回法庭受审。

此后，“温妮·曼德拉”一度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她曾不顾个人安危，支持狱中的丈夫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同时她东躲西藏，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以战斗、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在南非曾享有“黑人母亲”的尊称。

1990年2月11日，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走出牢门，然而他的家庭生活已经无法平静。在曼德拉入狱的日子里，温妮因多方面原因养成了酗酒的恶习，还公然交往了一名29岁的情人。

1996年，曼德拉与温妮离婚。2003年4月，66岁的温妮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而被判入狱5年，缓刑1年。时至今日，谈起这位“前国母”，南非人民依然感慨万千。

第三位夫人姗姗来迟 晚年知己长相依

曼德拉与温妮离婚时已经年近80岁，爱情却再次眷顾这位斗士。78岁的曼德拉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宣布：“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曼德拉满脸幸福地公布了与莫桑比克前总统马歇尔遗孀格拉萨的恋情。

虽然曼德拉与格拉萨二人在1991年才首次见面，但他们之间的渊源却可追溯到二十多年前。那时，格拉萨的丈夫是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他为营救曼德拉做了大量工作。格拉萨和曼德拉相恋的过程，不如曼德拉前两任妻子那样“火花四溅”，而是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

1998年7月18日，曼德拉80岁生日那天，他与53岁的格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快乐。而此后，格拉萨也一直照顾曼德拉的生活起居直至他去世。